

中國方志叢書·第五十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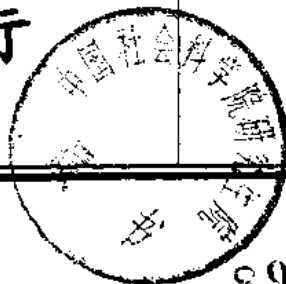
據清·夏修恕屠英修何元等纂
道光六年刊本 影印

廣東省

高要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620

K29
1819
(5)

91/1875
sk81/16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高 要 縣 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佚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概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屬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筏、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序

周禮邦國之志掌於小史四方之志掌於外史而小行人以籍治其國此後世郡縣志所由昉也守土者誠能攷文徵獻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治教所關豈淺薄哉余奉

簡命觀察粵東有年前歲檄權肇慶府事履任繙閱郡志頗多殘畧迺請于大府倡修分飭所屬一律

編刊章程初定旋即卸篆今茲書成高要葉大令

問序於余余維高要為古端州首邑梁曰高要郡所轄極遠濶其後改屬肇慶析地于郡屬之高明

高要縣志 卷首

廣州之三水羅定之東安濱臨大江上接潯梧直達南海洵嶺西之要區也向無志

國朝康熙十二年竟陵譚君宰斯土始採輯成書惜其過于繁冗體例未善今此書自沿革迄雜錄分

卷二十有二序次大畧悉稟式於制府新修之

通志邑人孝廉周君熒等實司纂輯焉其中芟蕪節濫補缺訂譌如沿革建置之異同山川人物之

標映水陸道里之遠邇稅戶物產之殷繁釐然秩然如示諸掌後之剖符于此者藉以考鏡得失政

之編者弗使室于行俗之媮者弗使狃于習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此邑之民其永有賴已爰弁數語于簡端以授梓人

道光六年丙戌春正月

賜同進士出身廣東督糧道前惠潮嘉道署肇羅道兼攝肇慶府事夏修恕撰

攝肇慶府事夏修恕撰

高要縣志

首序

序

道光壬午秋大府阮公以廣東通志告成檄修肇慶府志屬甘泉江君鄭堂總纂適余于役護貢未及商訂夏觀察來楫府篆因前書頗有遺漏重加纂輯并檄所屬各修新志以備蒐採甲申春余返視郡各縣志書陸續修竣乙酉秋高要紳士以新志將次鈔版而問序於余余以高要本以高峽山得名要字讀要荒之要不若為要道之要考其建邑自秦漢以來或屬南海或屬蒼梧至梁天監六年置高要郡建廣州都督府治於高要隋平陳改置端州至宋升為肇慶府屬縣時有廢置而高要名縣未之或易

高要縣志

卷首序

三

國朝定鼎仍建兩廣總督府治於高要豈不以連五嶺控三江形勝屹然居高而扼要也哉唐開元中定天下州府為四輔六雄十望十緊緊即要也今府州縣缺有衝繁疲難之目衝亦要也高要縮兩粵咽喉尤為要隘今制府雖移駐廣州而往來巡閱標下六營暨肇協之兵不下八千人歲支餉十餘萬誠以地當要害期於有備而無患也唯邑志失修已一百五十餘年其間戶口之增減風土之

移易官司人物之遞更日積月累倘不亟為改訂

恐愈久而愈沒其真則凡上焉藉以徵其政教下焉藉以曉乎民俗俾官斯土者得以體國而經野生斯土者得以酌古而準今志書其要務乎是役也經始於韓宰繼董於葉尹而踴躍輸捐分任纂校用克成書者惟邑之紳耆是賴余既嘉一君政通人和修舉廢墜又喜邑人士急公好義大有造於鄉邦均能知要也語云鑿於水者知妍與媸鑿之要若為教典之要若為禮典及政典之要皆瞭如指掌較若列眉豈獨形勝居高扼要而已哉至其體例精詳紀載公當足以信今而傳後觀者自能得之奚容贊一辭也夫

高要縣志

卷首序

四

道光乙酉嘉平月知肇慶府事木齋屠英序

序

昔人論作志之難每難於作史史可騁才而志欲
 徵史眩博學而志反約史有卓識而志無刺譏甚
 矣作志之不徒恃乎才學識也承基以甲申之秋
 甫蒞茲邑首葺文廟修教諭齋成大垣橋創石衢
 於迎恩亭益經費於義學舍凡以勸文學利周行
 為地方裨利計誠拳拳也因讀前邑令譚君桓所
 修縣志刻於康熙十二年版已磨滅無復存先經
 前令韓誠齋延邑中人士創修纂輯始事於道光
 三年十一月蕝事於五年十二月歷三載至是而
 告成舊志凡二十九卷目載於後今所成沿革一
 職官一輿地二山川一水利一建置一經政二前
 事一金石四古蹟一選舉二官蹟一謫宦一列傳
 二雜錄一凡二十二卷曰表曰畧曰錄專在本邑
 者始載其天文分野與一切繁蕪穢雜荒誕奇異
 之說槩無取焉嗟乎譚君之書迄今一百五十有
 餘年矣其間山川之大物產之微固且古不易而
 城邑之增累隄防之興廢賦役之輕重生齒之繁
 衍人文之崛起抑有昔人所不能盡者向非筆諸
 簡策傳於來茲使

高要縣志

卷首序

五

國家盛典淹沒而不彰斯亦守土者之咎也承基

乏來此日事簿書期會撫字催科夙夜冰兢罔敢
 弛懈究心舊志補苴鉅漏以廣前人所未備而都
 人士咸欣然樂從踴躍將事駸駸乎稱美盛焉方
 今

天子神聖大臣法小臣廉吏治日益上由是海宇乂安
 年穀順成人民康樂同文之盛海外尚延頸而向
 風况乎端州為自古文明之地哉讀是書者既不
 患乎漫漶闕畧且得歷攬夫都邑巨麗文物茂美
 其間賢人君子砥行立名後先輝映有志者亦可

高要縣志

卷首序

六

以奮然起矣是為序
 道光五年乙酉冬十二月既望權知高要縣事古
 欽葉承基序

序

高要為邑大邑也控兩粵之咽喉當西南之衝要
自明嘉靖間總督吳桂芳公開府於此益屹然一
重鎮矣簡斯缺者衝繁疲難與南海番禺鼎足而
三然南番地居會城冠蓋雲集室家殷富猶易為
治高要則障西江之水卑者易窅高者易兀歲登
大有猶仰給於西省他可知矣際飛以嘉慶二十
三年權知縣事催科撫字政拙心勞嗣受大府
之知以道光元年復由東安調任茲邑以際飛前
有小補於斯也履任以來緝萑苻繕城郭修墳塋

高要縣志 卷首序

七

培坊墉竭智盡愚豈云報稱抑地大難理時疚厥
心越二年夏森甫觀察來攝府事亟以縣志屬
修際飛則謀於邑之搢紳先生商度經費條列事
宜聘何梁周黃彭五先生共司纂輯又越二年而
書成時子已移篆澄海亦將告歸矣邑人士以子
經始又樂子之觀厥成也請予序之子維高要地
瘠民貧然士風淳樸無奔競之習農工務本多食
力之家宰斯邑者誠能潔己愛民省虛糜平徭賦
因本俗之淳而益敦古處念土物之愛而益勸心
臧安見吏治不烝烝日上哉今觀宦績所載稱賢

令者代不乏人洪惟我

國朝政教休明循良懋著即如譚景陵之民請借攝
楊自西之薦擢諫垣景東暘之扞患禦災張希周
之風流文采皆後先相望大異乎俗吏之為之也
際飛景仰前徽有志未逮然邑素清苦益勵寸心
故不辭不文願以告乎後之宰斯邑者
道光六年秋七月前知高要縣事山陰韓際飛誠
齋序

高要縣志

卷首序

八

高要縣志目錄卷首

卷一

沿革表

卷二

職官表 唐 宋 元 明 國朝

卷三

輿地畧一 疆域 都鄙

卷四

輿地畧二 戶口 風俗 物產 附圖

卷五

山川畧 附圖

卷六

水利畧

卷七

建置畧 城池 廨署 學校 壇廟 梁津

卷八

經政畧一 田賦 廉餉 學制 祀典

卷九

經政畧二 兵防 郵政 鹽課 積貯

卷十

前事畧 漢 後漢 梁 隋 唐 宋 元 明

卷十一

金石畧一 宸翰

卷十二

金石畧二 晉 宋 唐 宋

卷十三

金石畧三 宋 元

卷十四

金石畧四 明

卷十五

古蹟畧 漢 晉 宋 梁 唐 宋 元 明

卷十六

選舉錄一 宋 唐 宋 元 明

卷十七

選舉錄二 國朝

卷十八

宦績錄 漢 唐 宋 元 明 國朝

卷十九

諡宦錄 唐 宋 明

卷二十

諡宦錄 唐 宋 明

列傳一 宋 元 明 清

卷二十一

列傳二 列女 耆壽 淫風 梵釋

卷二十二

雜錄

高要縣志

卷首 目錄

三

重修高要縣志職名

總裁

廣東督糧道前攝肇慶府事夏修恕

肇慶府知府屠英

監修

高要縣知縣韓際飛

署高要縣知縣葉承基

纂輯

歲貢生何元

舉人周燧

高要縣志

卷首職名

舉人梁振鼇

拔貢生黃登瀛

拔貢生彭泰來

採訪

生員何宏京

生員蘇應元

校刊

布政司理問職銜伍耀南

生員梁恕焯

高要縣志卷一

沿革表

欽定大清一統志

國朝

高要縣附郭漢置高要縣屬蒼梧郡後漢及晉因之宋改屬南海郡齊因之梁為高要郡治隋平陳為端州治大業三年為信安郡治唐復為端州治五代因之宋為肇慶府治元為肇慶路治明為肇慶府治

本朝因之

慶府治

建設

分析

并省

隸屬

高要縣志	兩高要縣	漢	三高要縣	國	晉高要縣	平興縣	博林縣	宋高要縣	博林縣	撫納縣
卷一						析高要地				
沿革表								省平興入 元嘉中		
二	交州蒼梧郡 元鼎六年		廣州蒼梧郡		廣州蒼梧郡	廣州新寧郡	廣州新寧郡	廣州南海郡 元嘉中	廣州新寧郡	廣州新寧郡

平興縣

析高要地

齊高要縣

博林縣

撫納縣

平興縣

梁高要縣

博林縣

撫納縣

平興縣

隋高要縣

平興縣

博林縣

唐高要縣

平興縣

五高要縣

代平興縣

宋高要縣

高要縣志	隋高要縣	梁高要縣	陳博林縣	梁高要縣	博林縣	撫納縣	平興縣	隋高要縣	平興縣	唐高要縣	博林縣	平興縣	五高要縣	代平興縣	宋高要縣
卷一															
沿革表										省博林入 貞觀三年	廢宋隆郡 開皇十二年	省撫納入 大業初	省平興入 開寶五年		
二	信安郡治 開皇十一年 為端州治大	廣州宋隆郡治	新州新寧郡	新州新寧郡	廣州高要郡治 大同中	廣州宋隆郡治 建元三年	廣州新寧郡	廣州新寧郡治	廣州南海郡	廣州宋隆郡治	嶺南道端州治 武德五年 寶元元年為高要郡治 乾元元年後	嶺南道端州	端州治	端州	廣南東路肇慶府治 端州治重和元年改

三元高要縣	廣東道肇慶府治	至元
明高要縣	廣東肇慶府治	洪武元年

漢 漢書地理志

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新廣 高要

後漢 續漢書郡國志

蒼梧郡 高要

三國吳 吳錄地理志

蒼梧郡 高要

晉 晉書地理志

高要縣志 卷一 沿革表

蒼梧郡 高要

宋 宋書州郡志

南海太守秦立秦敗尉它王此地至漢武帝元鼎

六年開 高要子相漢舊縣屬蒼梧文帝廢 大德册

一統志曰永初二年改屬

蒼梧太守永初郡國有高要何志無

案此見永初時高要尚屬蒼梧何承天撰

國史在元嘉十六年何志無蓋十六年前

隸南海文帝廢當是文帝度之誤

新寧太守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永初郡國

有平興縣何徐志無當是晉末立 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縣志
並曰漢高要地 元嘉二十年以前省 博林令永初郡國
 有何志不注置立 廣東通志 撫納合徐志有

案平興省入何縣史闕不著宋熙郡之平興亦析高要地意元嘉時省豈高要後即故境重立也

宋熙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以交州流寓立昌國義懷緩寧新建四縣為宋熙郡今無此四縣二十七年更名宋隆孝武孝建中復改為宋熙 平興

合徐志新立 大清一統志曰析高要置

高要縣志 卷一 沿革表

謹案

大清一統志引高明志平興廢縣在縣西三十里黃村都故以宋熙郡專屬高明然今高要有宋隆廢郡宋崇水因之以名郡在宋齊皆治平興則平興當倚郭不應別有縣治廣東通志曰今志皆謂高明縣為宋熙郡地今縣所轄百里豈能容此七縣當在高要高明二縣境內最為得實若高明志所載廢縣或隋廢郡後諸縣并入皆稱平興或平興徙治均未可知蓋隋後之平興即今二

縣地矣

宋熙郡七縣徐志皆云新立徐爰以世祖

六年即大明三年續修國史則七縣當是孝建

改郡時所立郝氏廣東通志謂元嘉十八

年析高要置平興縣置宋熙郡於平興不

知元嘉所置自是昌國等四縣非平興也

齊南齊書州郡志

南海郡 高要

新寧郡 博林 撫納

案郡治博林

高要縣志

卷一 沿革表

五

宋隆郡

大清一統志 日建元三年改

平興

梁

陳

案二書無志附見隋志

隋隋書地理志

信安郡平陳置端州

元和郡縣志日開皇十一年

高要舊置高要郡

元和郡縣志日梁大同中置

志輿地廣記並日陳置大典樂史太平寰宇記歐陽

監中置廣東通志日據陳書高祖本紀梁大同中

為高要郡守 平陳郡廢大業初元和郡縣志日三年置信安

郡 平興舊置宋隆郡領初寧建寧熙穆崇德召

興崇化南安等縣平陳郡廢元和郡縣志日並所

領縣入焉又梁置梁泰郡及縣平陳郡廢縣改日

清泰大業初廢入焉 博林大業初廢撫納縣入

案隋志言梁天監十年後務恢境宇頻事

經畧又以舊州還闕多有析置大同年中

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此計其數五倍天監

高要置郡應在此時廣東通志職官表謂

隋志注中日舊置者梁承宋齊之制語甚

有見然高要自齊以前未嘗置郡何以注

日舊置豈史文偶參錯耶

高要縣志

卷一 沿革表

六

高祖紀開皇九年正月平陳十年秋八月

壬申遣柱國襄陽郡公韋洸上開府東萊

郡公王景並持節巡撫嶺南百越皆服則

廢置州郡未必即在九年元和志必有所

據韋洸傳平陳拜江州總管進圍嶺南

集二十四州不著年月據慕容三藏傳

當在九年與紀不合第以元和志他郡旁

考如綏建等郡十年廢潮州十一年置晉

平陳知概言平陳後也

初寧以下七縣宋齊志俱無南安齊又無

初寧

唐新唐書地理志

端州元和郡縣志曰武德四年平蕭統五年重置

舊唐書地理志曰乾元元年高要郡下本信安郡天寶元年更名

貞觀十三年省博林縣入焉元和郡縣志曰郭下

析置清泰縣貞觀十三年省

案康州端溪注武德五年析端州之博林

置撫納縣後省是撫納更入端溪

大清一統志載撫納廢縣在高要南界武德所析是劉

宋故境與否不可考矣

五代南漢十國春秋地理表

高要縣志

卷一 沿革表

七

端州 高要 平興

宋 宋史地理志

肇慶府望高要郡肇慶軍節度本端州軍事元符

三年輿地廣記曰建中靖國元年升興慶軍節度大觀元年升

下為望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太平寰宇記王

存元豐九域志輿地紀勝並曰治高要 高要中 輿地紀勝

案元符三年升端州為興慶軍詔在金石

畧輿地廣記特以徽宗始號言耳

開寶五年廢平興縣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輿地紀勝並曰入高

要

案此文在新州新興郡下疑開寶四年平

南漢時割隸新州次年乃廢入

元元史地理志

肇慶路下至元十三年徇廣東惟肇慶未附十六

年廣南西道宣慰司定之十七年改為下路總管

府 高要中倚郭

明明史地理志

肇慶府元肇慶路洪武元年為府 高要

高明本高要縣高明鎮巡檢司成化十一年十二

月改為縣析清泰等都益之

高要縣志

卷一 沿革表

八

案成化所分地在宋開寶以前為平興地

隋開皇以前為劉宋之宋熙郡南齊之宋

隆郡梁陳之宋隆梁泰二郡地而宋隆郡

之平興在漢在今皆為高要地

廣州府三水嘉靖五年五月析高要地

羅定州東安萬曆五年十一月析高要地